

## 石渠琐记两则

黄润华

### 一、剑江河畔访水书

初次见到水书，是在1982年举行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在此之前，仅闻其名，未识其貌。当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来自贵州的石尚昭、吴支贤两位先生带来了他们的论文《水族文字研究》，石是都匀五中的副校长，吴是贵州省民委的干部。会议期间得以结识他们两位，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初次见到水书就被它的如画般的象形和拙朴的字形所吸引。水书是水族的一种古老文字，它分为象形字、表意字、谐音字三种。这种文字创制何时已不可考，有人以其字体与甲骨文相似，认为其创造年代或可与甲骨文相当，这仅是一种臆想，并无太多的依据。水文在水族群众中并不普及，过去只掌握在鬼师巫者手中。和很多民族一样，这些人是水族中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水书先生”。水书的内容多为占卜、天文、历法、农事、征战，这些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很大。

我馆馆藏中原没有水书文献。对于民族文献的采访，我一直以为要采取积极的方针，要广泛建立人脉，只要有机会采集就绝不放过。特别是空缺的文种，哪怕征集到几种填补空白也是好的。水书、傣文贝叶经以及女书等文献都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而收集到的。

与石、吴两位先生交了朋友，便提出请他们留意帮助收集水书文献，他们两位欣然允诺。

1983年8月，吴支贤先生来信告知已访到一批水文图书，嘱余南下。在馆里办好相关手续后于8月29日启程，经48小时后抵达贵阳，由吴先生帮忙宿于云岩宾馆。次日晚，吴支贤来访谈购书问题，告书在都匀石尚昭手中，约好明日一早前往。9月2日中午抵达都匀市，宿州委招待所。都匀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唐代已有县的建置，招待所外，河水清澈的剑江蜿蜒流过，河边有文峰塔屹立，“雁塔涵潭”为都匀八景之一。清代的洪亮吉曾咏剑江“沿流都有鹭鸶飞、空翠时时沁客衣”，二百多年过去，而今鹭鸶是不见了，车水马龙映出的是这座小城的繁华。

中午在城里的一家小饭馆请吴、石两位吃饭，这种应酬当然是自掏腰包。晚上石尚昭先生和吴支贤先生携书至我下榻的招待所，这包书共36种，其中清代25种，多残缺、零散，民国11种，较为齐整。据书主讲，这批书已收藏六、七代，以25年为一代计，清抄本应为嘉道间物。这批书的内容多为占卜书，亦有一两本兵书，书的厚薄不均，清抄本除一种外均为残本。这一情况与原来吴给我信上谈的多为明抄本大相径庭。

原来在信中初步议定，明抄本按30页计每册30元，现书实为清后期和民国抄本，价钱当然要另议了。据介绍，书主的开价是清抄本每册40—50元，民国抄本每册20—30元，这个价格超过了原来议定的明抄本的价格，当然不能接受。几经反复，最后提出一个一揽子方案，清抄本总共200元，民国抄本总共100元，总计为300元，大家都同意了，但是在复印本的问题上，意见又发生了分歧。此时已近晚11点，只好明日再议。

翌日早晨，吴支贤邀我去一公园散步，此公园名称已忘，只记得花木扶苏，环境幽雅，还有一些盆景点缀

其间。过去提起贵州只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称，但来此所见，无论是花溪的真山真水，还是剑江的平和宁静，都给人一种美好舒适的感觉。言谈中不觉又回到昨晚中断的话题上，原来他们提出要将这批水书复印5份，除送给书主一份外，其他4份分送二个有关单位和二个经手人，并且书主一份要免费，其余4份均以优惠价计。但这样一来我馆的负担则大为增加，难以接受。在游园过程中，我对赠书主一套复印件表示理解，但也坦诚说明了自己的难处，吴也将所要复印件减少为2套，对书主一份的费用作了一点技术处理。10时回到招待所，石尚昭也到了，三人正式继续会商，很快达成最后协议：36册水书以300元现金收购，另由北图复印3份，其中两份以内部优惠价计算。双方对有关复印的一些具体手续又作了研究，达成了共识。于是大功告成，皆大欢喜。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收购费用仅几百元感到不可思议，正好手头有份国家统计局1982年的典型调查，当时城市职工每人每月平均收5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占24.4%，50元以下、25元以上者占71%，25元以下者为4.6%，根据这个统计，可以说当时的收购价还是比较公道的。

9月3日下午应邀去都匀三中拜访石尚昭之叔石坚先生，此人早年毕业于大夏大学，曾任中学校长，时年近70岁，仍在中学教语文。此人有儒雅之风，应是当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晚上由吴、石作东，在一家知青饭店餐叙。因为事情办得比较圆满，大家都很高兴，石坚先生也很健谈，最后尽欢而散。

事隔24年了，许多细节都已忘记，但吴、石两位先生的热情和对北图的支持理解一直令我感动。每当我看到馆藏的这批水文图书时，都会引起对往昔的追忆，还有已经变得模糊的石坚老人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孔。

## 二、普洱飘香请贝叶

民族语文组原无傣文贝叶经，只有几种巴利语的贝叶经旧藏。直到1988年，才从云南西双版纳迎请一批傣文贝叶经入藏。世上的事情纷繁复杂，有时看来两种互不相干的事情往往隐含着相互关联的因果缘份。这批贝叶经还要从一幅傣族少女的肖像画说起。

1987年11月，日本贩卖株式会社（日贩）组团来访。日贩是日本最大的图书发行公司之一，1983年与我馆签订协议，由日贩每年免费提供日文新书，我馆辟日本出版物文库阅览室向读者开放。据统计，25年来来赠书23万余册，我馆先后有26人获日贩邀请赴日进修。自1983年开始，日贩每年都组织日本主要出版社的负责人来馆访问。1987年恰逢我馆新馆开馆，时任日贩社长的杉浦俊介先生亲率一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前来祝贺，并指名要访问云南西双版纳。我当时在馆长办公室工作，馆领导让我全程陪同。我早就有心想采访傣文贝叶经，现在机会来了，行前征得业务处和善本部的同意，我可以在当地便宜行事。

当时西双版纳首府景洪还没有机场，从昆明过去只能坐汽车，并要在思茅住一宿。那时思茅的接待条件还较简陋，这些情况对当时年事已高的杉浦先生来说都较困难，事先我与日方办事人员讲明了，但杉浦先生表示一定要去。

11月的北京，寒风劲吹，但西双版纳都却是气候宜人、鲜花遍地。代表团的成员都很兴奋。杉浦先生拿出一张照片，通过翻译询问当地接待人员，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物。原来这是一幅油画，画着一位傣族少女，面

目姣好，姿态优雅，看到这幅油画马上会想到著名的《意大利女孩》。这幅油画被杉浦先生在日本购得，他只知道画家是在中国西双版纳画的写生，所以萌生了实地寻访这位女孩的想法，于是有了此次西双版纳之行。陪团的云南省文化厅干部与接待我们的当地文化局领导对此事很重视，马上派人了解，当天便有了回音，说画中人物与当地文工团的一位叫美兰莎的演员相似。第二天的日程是游澜沧江，在文化局的安排下，美兰莎由文工团副团长陪同与杉浦先生一行见了面，并一起游江。美兰莎身上那种傣家少女特有的温柔、恭让的优美风韵给杉浦先生和同行的日本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北京时，我了解到我的大学同学征鹏成了云南著名的作家，并在当地任政协主席。抵达景洪后，我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并与当地接待人员商量好，安排征鹏会见日本客人。大约在离开景洪前一天的晚上，征鹏与代表团见了面，并共进晚餐。席间觥筹交错，宾主尽欢，日本客人觉得能见到当地政协主席，又是著名作家，很有面子。

宴散人尽，只有我与征鹏在旁边一会客室以老同学的身份重新相叙。从1965年毕业一别20多年，中间经过了太多的事情，此次重见都很感慨，大有“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之慨。在香浓的普洱茶的氤氲中，我们敞开心扉谈了各自的经历和老同学的种种情况，最后我提出了来此的重要目的，请他能借助在当地的人脉和影响，帮助我馆征集一批傣文贝叶经。我还特别介绍了刚开馆不久的新馆，让他能够放心，以我馆新馆的条件和地位，傣文贝叶经入藏后一定能得到长久、妥善的保存，并在国内外文化交流中展示傣族文化的特色，发挥特殊的作用。征鹏对我的要求欣然同意，他也讲了当地贝叶经流失的情况和收集的难度，最后我们还商量了收集贝叶经的具体问题，如费用、运送方法等等，谈至深夜方才握别。

翌年6月，征鹏来信说已征集到一批贝叶经，馆里派民语组的二名工作人员前往西双版纳迎请。我看到请回的这批用竹帘包裹的傣文贝叶经，心中禁不住喊一声“老同学，言而有信，真君子也！”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成千上万册的馆藏聚积过程中，得到过多少热心人士的帮助啊，我们应当永远感谢他们。